

歷史空間

扼腕痛哭宋教仁

■蒲繼剛

今天，我們還記得民國時期一個叫宋教仁的人麼？記得那個為古老的中國走向憲政民主，而振臂高呼，四方奔走，殫精竭慮，最後，倒在獨裁者槍口下的天縱英才麼？

人流洶湧的街頭，人們急匆匆地走着，他們都在為金錢和生存而奔忙，絕大多數人是不知道宋教仁的。連電視劇《走向共和》的編劇都把宋教仁說成是宋美齡的父親（可憐的編劇）。該電視劇還竟然把他描繪成孫中山的「小跟班」，猥瑣而老態，我們怎能期望一般的民眾知道宋教仁是誰？然而他們卻不知，在上個世紀初葉，有一個人，為了民眾的幸福，為了中國真正走向民主與法制，走向富強，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，用超人的心智和過人的精力，在怎樣描繪中國的未來。這個人，就是被今人淡忘的宋教仁。今天，在宋教仁誕辰129年，忌日98年之際，讓我們再一次記住這位中國民主的先驅。

宋教仁，字遁初，號漁父，湖南桃源人。1904年，宋教仁先後在長沙和武昌參與組織華興會和科學補習所，為推翻滿清政府而建立一個民主、法制的共和國，做着艱苦卓絕的鬥爭，後領導長沙起義失敗，逃亡日本。1905年，宋教仁參與發起組織同盟會，成為國民黨最早的領導人之一。再後來，宋教仁帶領國民黨競選，成為國會的多數黨領袖，也成為限制袁世凱專權的第一人，為袁所不容。1913年3月，國會召開之前，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袁世凱派人刺殺，時年32歲。

有人說，宋教仁的死，讓苦難的、有着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國家與現代的民主國家擦肩而過。袁世凱的那一聲槍響，使英姿勃發的宋教仁仆然倒地，命喪浦江。袁世凱不槍殺了宋教仁，也槍殺了中國人實現民主憲政的夢想。

歷史果真如此嗎？一個漫長的封建專制的國家，竟讓一個人擔當如此重的歷史責任！而那個人還那樣年輕，他承擔得起嗎？歷史無法假設。當時的人們，包括今天的我們，太小瞧中國固有的封建專制力量了。那個時代，中國幾千年專制力量的洪流，在清末民初被突然截斷，截斷那「洪流」的只是那有限的幾個人。而中國社會封建專制的土壤和「洪流」是多麼強大。我們竟無法想像，如果宋教仁真成了國會多數黨領袖，責任內閣總理，能否阻止袁世凱的野心？能否使封建專制的中國，真正走向憲政民主的國家？然而，那又是一個多麼激動人

心，令人充滿朝氣、希望、激情的年代，古老的中國打倒了皇帝，打倒了專制，人人都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選票，來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。這是這個壓抑的、苦難深重的民族從來沒有過的事情，雖然一切都還那麼不成熟，一切百廢待興，但人們真正充滿了做國家主人的理想、豪情與希望。宋教仁就是要去幫助他們實現這一理想的人。1913年，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，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中，國民黨當選為國會第一大黨之際，直接領導了這次大選的宋教仁可以說是居功至偉。選舉勝利後，宋教仁沿長江一路順江而下，到處發表演講，豪情滿懷、英姿勃發，闡述自己與國人的理想，施政綱領。然後他準備從上海出發，再一路北上，按當時的憲法規定和選舉的結果，組建內閣，實現自己的理想、政治抱負……

然而，他卻倒了下去。他那麼年輕、剛毅、智慧、充滿激情，他倒了下去！

一個宋教仁倒下去，並沒有讓千千萬萬個宋教仁站起來。宋教仁的鮮血浸透了中國探索民主憲政漫長而艱險的路，那路，並沒有因為宋教仁的死而變得清晰、順暢，封建專制的肥沃土壤，也沒有因為有宋教仁這樣的英才出現，而改變多少。

我們只有扼腕痛哭！追思那位英才的心路歷程……

宋教仁早期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，在自己的頭腦中形成了系統的憲政理論。他天資聰慧，博學多才，工作勤奮，通曉中國歷史，尤其通曉歐美憲政。清朝末期，中國和日本發生間島事件，宋教仁根據高麗古跡遺史寫出了《間島問題》一書，使弱勢的中方在談判中獲勝。當野心勃勃的俄國企圖派兵佔領撒拉時美時，又是宋教仁寫出《承化寺說》。他旁徵博引，以翔實的資料，考證出撒拉時美就是中國古代的承化寺。連博學多才，高傲而又古怪的章太炎也對宋教仁敬佩不已，稱讚「遁初有總理之才。」武昌起義後，宋教仁馬上趕赴武昌，為武昌軍政府起草《鄂州約法》。這部法律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憲法草案，草案中規定了21條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，使人權第一次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寫入憲章。約法草案還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基本框架，使中國的民主政治在憲法中初露端倪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，宋教仁出任法制院院長，民國時期的多數法律條文都出自於他的手筆。有人尊稱宋教仁為中華民國藍圖的總設計師，一點也不為過。

如果今人只認為宋教仁為一介書生、文人，只是紙上談兵，坐而論道，那將大謬也。當時的風雲人物章太炎、譚人鳳、湯化龍均評價，在國民黨人中，最露頭角，政治手腕靈敏，政治常識最為充足的，唯宋教仁也。譚人鳳更是一針見血地說：「國民黨中人物，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。」

的確如此，在國民黨最高層人物中，孫中山是個理想主義者，而無治國理政、實際工作的才能；黃興雖在建立組織、武裝鬥爭等實際工作中顯示出卓越才能，但他

卻偏重於軍事，而無法律、行政、選舉才能。

這樣一位人物，當然被一代奸雄袁世凱所不容。於是，袁世凱威逼利誘，授予高官，送尺寸合體的西裝，送五十萬銀票，宋教仁卻不為所動，執意要做民選的內閣總理。於是，袁世凱起了殺心。讓我們永遠記住1913年3月20日，上海火車站的那聲槍響，成為中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……

倒在封建專制血泊中的宋教仁，激起了民眾與國民黨人的憤怒。爾後，宋教仁的死，又導致了國民黨的分裂，更導致了中國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憲政民主嘗試的失敗，而最終導致了南方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的徹底決裂，引發了「二次革命」。古老而迷茫的中國再一次陷入戰爭，陷入流血與紛爭。更重要的是，宋教仁倡導，並身體力行，用和平、選舉的方式，來表達民眾政治意願的途徑再一次被「槍桿子」杜絕。

宋教仁之死竟導致了國民黨的分裂。沒有了宋教仁做領袖的國民黨，被老謀深算、翻雲覆雨的袁世凱個個擊破。沒有了宋教仁的北京議會，竟然讓總理段祺瑞，率領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士兵包圍，強行通過「善後大借款」法案。再後來，沒有了宋教仁的中國，袁世凱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登上皇帝之位。再再後來，沒有了宋教仁的中國，軍閥紛爭，群雄四起，中國陷入了沒有名義上的皇帝，而人人竟相爭當事實上的皇帝的局面……

中國的近代史，如果宋教仁不被那一顆罪惡的子彈射中，中國的歷史會怎樣？如果宋教仁擔任了中國的第一任民選內閣總理，中國的歷史又會怎樣？我們已無法想像。是的，歷史真的無法假設，我們只有在佈滿彈痕與鮮血的歷史中流淚；在沉重、苦澀的時空中哀歎；在今天的街頭，看着麻木不仁、尋歡作樂的人們扼腕痛哭！……



宋教仁 網上圖片

青絲 盜亦有道乎

古文學作品裡面，盜賊的身份角色經常是亦正亦邪的——他們不軌於法，卻又正以正義的面目彰顯其名，且常被與俠混為一談。如《史記》裡面助孟嘗君脫險的狗盜，唐傳奇《崑崙奴》裡到一品勳臣家中盜取歌姬的磨勒，《水滸傳》裡的時遷，近代的燕子李三等等。很多時候，文人們是根據自己的想像及生活感受，用「盜」這一形象寄托自己的社會理想，帶有很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。

《老子》曰：「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」意為法令繁苛，必將導致盜賊盛行。而活動在市井閭巷、江湖民間的盜賊，在經過文人的文學想像和修飾加工之後，也與遊俠劍客一樣，有自己的價值標準，行事有一定的規矩原則。如遇清官不盜；不過五女之門——凡生養了五個女兒、經濟負擔沉重的家庭不盜——在主持公道和正義方面有着很強的自覺性。再者是盜賊往往有着向善之心，可用誠心和義氣感化，導之於正途。如《後漢書》裡記載的東漢人陳寔，用絲綢和布匹贈給藏在屋樑上的盜賊，以德行教勸其改惡從善。

尤其是遭逢亂世，民眾無力改變社會現實，卻又對公平正義有着強烈要求的時候，文學作品或民間傳說裡的盜賊，更是擔負了匡正扶弱、偷富濟貧、報恩報仇的重任，以期獲得與民眾心理需求的融合。《清代野記》裡有幾個義盜的故事：京城西河沿有寡母孤女兩人，女兒即將出嫁，母親把之前家裏做小販掙來的一點積蓄，全部用於為女兒置辦嫁妝，不想被盜賊盯上了。某夜盜賊翻牆而入，準備撬門行竊，母親聽到響動，知道家裡來了賊，就故意問女兒：「你舅舅又來了，他以為我們儲有錢財美食，卻不知道我們寡母孤女的苦處！你且把一件嫁衣扔給他，不使他空手而回，免得我們受了驚嚇。」

女兒一聽就明白了，取了一件新衣服從窗內擲到院子裡，說：「請舅舅拿了這件衣服到當舖換幾個錢作為賭本，我們母子倆還要靠你照應，不要逼迫太甚！」盜賊不做聲，拿了衣服就走。第二天晚上，母女倆又聽到有人翻牆，母親對女兒哭訴道：「你舅舅把我們當成了任意宰割的魚肉，一點也不體諒我們！」盜賊卻在窗外答道：「不要怕，我是來還帳的。昨天不知道情況，貿然冒犯，心裡很內疚。現原物奉還，我走了！」翌日清晨，母女倆開門一看，院子裡的石階上有一個用舊書包裹的紙包，正是前晚丟出去的嫁衣，另外還有一個紅包，上寫奉二兩紋銀，作為姑娘出嫁的花儀，下面並無署名。想來是盜賊用嫁衣抵押作為賭本，贏了錢後覺得欺負寡婦孤兒不義，故前來報答。如此際遇，令母女倆又驚又喜。

另外京城有一個王姓司官，家中一貧如洗，囊篋蕭然，因貪圖租金便宜，租住了南橫街堂子胡同的一所遭賊偷的房子。某日晚上，他獨自坐在院裡乘涼，見屋頂有人用火石打火抽煙，數打不着，盜賊以為王司官是更夫或廚子，也不以為意，就伸頭問他借火。王司官把火遞給他。盜賊又隨口問：「你家主人睡了嗎？」王司官答道：「我就是主人！」兩人就此交談良久，王司官自敘因家貧租住此間的原因。盜賊聽了以後感慨地說：「今日親眼得見，方知王老爺做官如此清苦，我以後絕不再來騷擾。」

王司官又趁熱打鐵，說：「你是知道了，可你的同道未必知道，如果他們來了，我又沒有財物可以饋贈，當真是很為難。」盜賊又再承諾，當通告同道中的朋友，絕不來與王司官為難。從此，王宅即使夜不閉戶，也絕無賊人前來光顧，人們都笑說王司官有賊道上的朋友。

豆棚閒話

亦有可聞

陸游筆下的秦檜淫威

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戲稱秦檜當權曾遭遇「秦府十客」：其中曹冠是秦檜的老師，為秦府門客；王會是秦檜的小舅子，為秦府親客；郭如運不肯當秦檜的孫女婿，為秦府親客；吳益是秦檜的愛婿，為婿客；岳飛部將施全曾用刀砍秦檜，為刺客；李季設醴醮秦檜祈禱，為羽客；龔金為秦檜管理莊園，為莊客；丁騫經常出入秦檜府，為狎客；曹永給秦檜出主意，為說客；秦檜死後，還有個到墓前號啕大哭的平民史叔夜，得到了秦家人送的不少錢財。真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，令人感慨的是：惡人總能找到幫兇。

不過，陸游筆下的秦檜當權的最大特色是他的廣置耳目，讓人察若寒蟬，甚至一上朝過者，稍顧聲目，皆呵止之。」在他不上朝的時候，「執政獨對，既不敢怠語，惟盛推秦公勳業而已。第二天秦檜來了還故意突然問「聞昨日秦事甚久。」弄得別人甚為惶恐，連忙辯白說：「某惟誦太后勳德，曠世所無，語終即退，實無他意。」這正是秦檜所要的結果，於是他滿意地笑道：「甚高！其實這位「執政」剛剛回去，朝堂上的一切就已經有人向他報告了！

朝堂上是如此，街巷中也是如此。江山人毛德昭，是陸游少年時就敬仰的先輩，因為

敢開皇帝玩笑的人

人都敢玩。可能有人會說，黃幡綽如此放肆，是因為當時的唐玄宗走背字，虎落平川沒脾氣。其實不然，黃幡綽與優伶一樣，也是一個伶官。在我國古代，那些以音樂、歌舞、戲劇、曲藝以及滑稽表演為業的藝人，統稱為優伶。他們出身草野，活躍在民間，技藝高超，出類拔萃者，也會被選為宮廷藝人，為皇帝解悶，讓皇帝高興。既然吃的是這碗飯，在皇帝面前說說笑話也就不足為奇了。出奇的是，後唐有個叫敬新磨的伶官，敢打皇上的耳光。

後唐莊宗李存勳，自幼喜歡看戲、演戲。即位後，時常與優伶同台粉墨，並自取藝名「李天下」。有一次，莊宗與眾人在後庭遊玩。他四下裡張望了一番，煞有介事地喊道：「李天下，李天下在哪裡？」在場的人都不敢搭腔，只見敬新磨快步向前，用手扇了一下李存勳的嘴巴。霎時間，莊宗失色，左右惶恐，伶人們也嚇得不輕，一起扭着敬新磨責問：「你怎麼能打皇上的臉？」敬新磨不慌不忙地對莊宗說：「李天下只有一人，還呼喊誰呢？」「理天下」與「李天下」同音，所以敬新磨語音一落，大家都被逗樂了，莊宗也轉怒為喜，重重予以賞賜。敬新磨這一出，其實就是即興表演的滑稽小品，先製造一點衝突，使之成為懸念，然後再抖包袱，將一觸即發的緊張空氣消弭於無形。清代孫枝蔚有詩云：「朝廷好音律，縉紳成啞啞。惟有敬新磨，不畏李天下。」

細究起來，這些宮廷伶官並非真的不怕皇帝，只是比其他朝臣少些顧忌罷了。皇帝處在封建社會金字塔的頂端，權力至高無上，可以為所欲為，卻很難驅趕內心的壓力和孤獨。因此，特別需要有人幫他排解。優莫、優孟、優旃、黃幡綽、敬新磨等人，就是這樣被選入大內，成為伴君消愁解悶的宮廷藝人。他們之所以放得開，一是身懷絕技，口才超群，所謂「藝高人膽大」；二是深得主子寵愛，所謂「有恃而無恐」；三是具備化解風險的智慧，所謂「片言可以折獄」。因此，即便有時言辭出格、行為怪誕，皇帝也不以為忤。優伶與帝王，有點像鯽魚與鯉魚的關係，即使算不上和諧共生，也應算作互惠共生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伶官與西方宮廷中的弄臣不一樣。作為《史記》的一個系列，《滑稽列傳》專門記載淳於髡、優孟、優旃、東方朔等一類人物的故事。這些人出身卑微，卻不流世俗，機智聰敏，卻不爭勢力。他們不是言官，但卻能在插科打諢的同時，察情取譬，緣理設喻，借事托諷，上諫忠言，下恤民情，以諷喻的方式規勸皇帝放棄不合理的主張以利天下，具有片語解紛、微言大義的非凡才能。就拿優旃來說，他所侍奉的這兩代帝王，都不是省油的燈。面對這樣強勢的皇帝，迎頭指弊，強行勸諫往往會招致殺身之禍，而借助諧謔技巧卻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因此，太史公不無感慨地讚揚他們說：這些人難道不是也很偉大麼！

詩歌

郭建麗

草原

水向低處流
那是流水始終謙恭
流水是草原的純真

朝霞最美
那是太陽把明媚留在地平線上
明媚就是草原的奔放

大海蔚藍
那是汪洋心胸的寬廣
寬廣就是草原厚重的胸膛

我的血脈與草原一起流淌
我的青春已織成理想的牧場
我的性格已雕刻質樸的山樑
草原，無論我走得多遠，卻始終走不出你深情的目光

青山巍峨
那是蒼茫大地的仰望
高山就是草原的脊樑